



油布记

郭宏旺

时代江河的水流，静柔无声，缓缓地淘洗掉我们身边许多曾经熟悉的亲密的风物。它们或是生产的、生活的必需品，或是随手用的小物件儿。一度时期，它们构建了我们的生活，装点了我们的日子，留下了过往岁月的深刻印记。油布，就是其中一例。

油布，不是原本意义的布，上了油，画了图案，却又不一定是画儿，是实实在在的日用品，又具有浓郁的艺术气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人们的生活逐渐开始变得多彩起来。服饰、发型、家居各方面都有显著变化。比如炕上铺的东西，曾经以各种席子为主，有高粱秸秆席、芦苇席、蒲草席、竹席、藤席，而晋北地区人家以铺高粱秸秆席为最多。有的人家土炕上直接铺席子，但容易漏出尘土。有的先铺几层牛皮纸或旧报纸，再铺席子，干净一些。崭新的席子，黄黄的颜色，淡淡的植物香味，摸上去光滑的手感，都让人心情愉悦。但是席子不防水，小娃娃不小心尿炕

上，瞬间就渗到土炕里。再者，席子再怎么光滑偶尔也会有毛刺，小娃娃在炕上玩，磨来蹭去，一不小心就扎了屁屁。还有的人家，男人抽水烟吹出的烟核儿不留意落到席子上，轻则烧个洞，重则引起火灾。

市场的需求，总会促进新生事物的产生。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就开始想办法了。帆布作画是艺术，那它是不是可以用在生活中？于是就出现了专门从事油布制作的个人作坊和生产厂家。

几丈大的帆布上，刷油，再绘上各样图案，就是油布。民间制作油布的人多半儿是原来的画匠。

条件稍好的人家，直接从国营的百货店买现成的油布，十几块到几十块钱不等。而农村更多的人家是自己备些料，比如帆布，上光的亮油，然后等待游走各地的画匠来村里时制作油布。

游走各地的画匠，原本是以画墙围子和家具为主，后来也兼做油布。他们画的油布图案虽不及工厂生产的那样规范，但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变化，

这是优势。比如准备娶媳妇儿就画荷花，寓意合好。

父亲手里的新房子是1982年建起，要请画匠画墙围子。一位从吕梁地区过来的画匠师傅揽了这活儿。记得当时到村子里的画匠大多来自本省的吕梁地区和河北阳原。师傅开工了，画墙围子的过程中师傅问起要不要一并做块油布。新房子，新仰尘，新墙围，再配上一块新油布就齐了，多美气。父亲说有道理，好事成双，便骑自行车进城割了一丈五粗纹帆布，然后就有了我家的第一块油布。墨绿色底子，中间画两幅大图案，一幅孔雀开屏，一幅凤凰展翼，四个角是寿字团纹勾边，内配四朵粉色的荷花，美丽又吉祥。

油布的加工大致分几个程序：帆布裁剪码边，上浆晾干，上底油，悬挂晾干，再上三到四层油晾干，然后绘制图案。也有人最后还加一层亮油，油布更加水灵。

实际上有些心灵手巧的有绘画天赋的人也会自己制作油布，比如学校里的一些美术老师，和一些师范毕业

生都会做油布。比如我曾经的同事吕中的父亲，已经远去了的吕根堂老师，就是制作油布的高手。他的图案设计，传统元素中渗透着新潮。

铺上油布后，整个家都鲜亮了许多。关键是小娃娃尿炕上后不会渗，一把毛巾就擦干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有大的改善，盖了新居，打了新的组合柜家具，在亮莹莹的油布衬托下，家里一片新面貌。

油布的加工终究是有些繁琐的，于是，市场上一种新的装饰材料应运而生，那就是地板革。工厂大批量生产，周期短，成本低，质地柔软，图案规整靓丽，式样还多，可选择性强，价格弹性大，地板革的种种优势凸显无遗。于是当曾经的油布慢慢老化时，人们不再去做油布、买油布，而是直接买地板革。地板革用在了炕上，反而成就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姐姐出嫁时，我家的那块墨绿底色的油布换成了一块大红底色的油布，花团锦簇。再后来的后来，那两块油布被母亲收起来，卷好，悬挂在南房的墙壁上，它们被永远地闲置了。但是每每看见它们，更觉其中的珍贵……

油布，似乎早已成为过去时，谁承想，在我们留恋惋惜的同时还有现在进行时的存在。口泉有位老艺人，半个多世纪了，还在执着坚守着这一份文化遗产，难能可贵。致敬老艺人！



春日弄清影

周文静摄

小窗一梦平生足

韩浩月

推窗，许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本能。袁枚写过“山似相思久，推窗扑面来”，王国维说“月底栖鸦当叶看，推窗贴贴堕枝间”，吴当闲时“推窗窥月色，竹外一枝开”，陈著喜欢“闭户茶香浮雪屋，推窗山影落冰壶”……《红楼梦》《西厢记》等书里，有关推窗的描写更是不计其数。但凡读过，都会有印象，印象多了，就会转换成行动意识。有了行动意识，就可能不管外面天寒地冻，看见窗户总想推一下。

现代的摩天大厦，窗户越来越大。只是出于安全考虑，设计时往往一个口也不开，一个窗把手都不给留，活生生把室外空气阻挡在了外面。酒店房间里，在开窗失败之后，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然后发现，古人推窗有个特点，越是夜晚、越是冬雪之日，就越喜欢推窗，他们不怕黑、不怕冷吗？我猜，他们和我一样，受了比他们还古的人的影响，只是不喜欢窗户总关着罢了，哪怕推开一会再关上，也标志着自己的目光、思想、心灵与外界信息进行了一次交换，又能回到书桌前。

中国的房屋大多数是正南朝向，为的是光线充足，也可以保暖。为了躲避北风，一些房屋就不开北窗或者把北窗开得很小。过普通日子老百姓，日常开窗通风，开的是南窗。可有些文人墨客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他们偏偏喜欢写北窗，王安石向往“北窗枕上春风暖，漫读毗耶数卷书”，孔武仲

赞叹“清风入北窗，幽旷谐我心”，真德秀沉浸于“北窗燕坐寂无言，时听幽禽啁晴昼”，王中惊觉“风满北窗清梦觉，悠然心境上皇初”……北窗自带寒意，与南窗的暖融相比，北窗更多意味着偏僻、躲避，爱写北窗的诗人应该不大可能是e人（性格外向），而大多是i人（性格内敛）吧。

除了“推窗”“北窗”之外，古诗写到频多的与窗有关的关键词就是“小窗”了。比如很少走神浮想的辛弃疾写道“记取小窗风雨夜，对床灯火多情”，自得其乐的王安世写道“小窗一梦平生足，闲著渔蓑伴白鸥”，忙里偷闲的刘克庄写道“小窗了却观书课，几首残诗旋补成”，豁达敞亮的邓肃写道“万里归来一小窗，利名心来不须降”……他们的诗句可以总结成一句话：“人生得一小窗足矣。”小窗，不仅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他们精神活动的空间，是典型的“不要那么多，只要一点点”的心态体现。现代人喜欢大窗、落地窗，恨不得一间房子到处都是窗，是否也是展示欲望过于充分的一种体现？

我最喜欢的一种描述窗户的说法，想来想去，恐怕还是这一句：“小窗一梦平生足。”它中立而温暖，整体上积极，略有的那么一丝感伤也无关大雅。我想请一位书法家朋友把它写成条幅，装裱好后就挂在家中常去待的那个窗户外边，时不时地看一看、读一读。

春日五则

张謇		
春醒	律回岁尽两如期， 雪化冰融未觉迟。	却道东君清梦醒， 春来更有好花枝。
春归		
	氤氲六合逗春寒， 万象弥新气足完。	好个东风今得意， 遍吹消息助天澜。
春雷		
	节至阳和景自明， 云飞雨度荡心旌。	春雷许得时光愿， 听取开年第一声。
春雪		
	玉身碎梦走天涯， 乱入凡尘影屡遐。	褪尽缤纷真本在， 春风过后剪银花。
二月二		
	见说东风无赖行， 春雷放噪少柔情。	任它龙醒休言早， 莫笑天公势气横。

春趣

林鱼儿		
	不忍春光独自来， 林前苑目待花开。	他人难晓其中趣， 只道乾坤盆里栽。

山花子·春日忆旧

溪山清远		
	策甲摇金涨野潮，子规声里叠新描。 蜂阵歌香穿垄过，絮云飘。	纸鸢扶摇追蝶去，墟烟篆碧向天描。 柳哨吹残微雨外，老石桥。

春

左世海		
	迎春花就站在三月的前头 东一簇，西一簇 舒展了早春的眉头 风从河岸走过 将那那淡蓝的草稿吹成皱褶 柳丝低垂 钓起黄昏后满池的星斗 胡杨林立 站成夜幕朦胧的风景	一种湿漉漉的相思 阳光似水 洗去了村庄最后一丝雪痕 月色如银 镀亮了旷野复苏的田畴
	雁将诗行排版在天空 一朵云向另一朵云靠拢 彼此倾诉着	该到春播的时候了 酥软的土地 已经做好了孕育的准备 饱满的种子 同样收到了 耕牛在田间发出的一声声 高亢的邀请

牵手春风

吴广寨		
	已过了雨水寒凉未退 春风在等一次约会 铺开辽阔的胸襟 把每一份思念晾晒 藏在记忆褶皱里的秘密 开始亮相 挥动吹鸣的长鞭 探寻山的高远 抽打冰的清脆 等春雨赴约 把绿意洒满广袤的土地	偶有雪花捎来信笺 包裹着相思的泪滴 挣脱冰封的情丝 串起一个个红灯笼 照亮寂寞的长夜 攀上摇曳的枝头 把远方瞭望 小小的香囊已经芬芳 里面的花蕊绽放出笑颜 期盼你的到来 共沐晨曦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春雪

张汝芳

收住随雪翩跹的思绪，目光转回眼前。窗外的松树，像一座小巧的白塔，树枝上落满了毛茸茸的雪球。这样的情景，让人联想到丰满洁白的棉桃，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希望。一小堆一小堆雪球，积在侧柏仍存苍绿色的叶子上，细密的柏枝柏叶上，架着一团团柔嫩洁白的雪团，那雪团又似一颗颗银铃，在

风雪中摇摆，仿佛摇响了一串迎春的喜悦，又似展开了一幅美妙的图画。雪栖息在红红的灯笼上，原来随风飘逸的灯笼有了雪的覆盖变得稳重端庄了许多，雪白鲜红，相映分明，红红的灯笼似要把雪燃烧，把残冬的严寒驱散！

走出家门，雪花在空中轻舞，春水在地上悄流。风带着一丝丝温柔，暖暖

地从耳旁吹过。一瓣雪落在我的额头，又调皮地打了一个滚儿，变成了一滴水珠，我好像听到她对我低声呢喃：人生如朝露短暂，要快乐生活啊！脚下的雪软软的、嫩嫩的，脚轻踏上去，就会有一汪水，侧耳倾听，你会听到雪化的声音，感觉到她悄无声息的润泽；你会嗅到泥土的芳香，闻到春芽萌动的气息……

白天过去，夜款款地走来，但白天雪落的那情那景，还在温柔着我的视线，惊喜着我的心情，鼓动着我的手指，敲下这季节的脚步，敲下这生命的感悟！

奋勇争先的李仕琪红旗青年突击队

高旭东

1954年1月13日，北京建工胡耀林等18名业务强、肯吃苦的团员青年，为适应冬季紧张施工的急需，在北京展览馆建筑工地举起了全国第一面青年突击队的大旗。后来在团中央“重点建设，逐步推广”方针的指引下，先后在各地建立和发展了各种青年突击队。那个年代，最为出名的有北京的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等。大同市木材厂的李仕琪红旗青年突击队也颇有名气。

李仕琪，山西省大同市人，1953年16岁时进入大同市木材厂当工人，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个头中等，身体壮实，干工作生龙活虎，每天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厂里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青年突击队，他身为队长，更是干劲冲天，带领青年突击队创造了省、市同行业班产100立方米的最高纪录，荣获晋北“红旗青年突击队”和“工业先进集体标兵”称号。

1959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6500多人参加的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全国群英会）在北京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同市木材厂等全市17个先进集体和2名先进生产者、2名特邀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盛会。大同市木材厂党总支主任兼厂长王生华载誉回同后，要求李仕琪

红旗青年突击队快马加鞭，再创佳绩。1960年1月，李仕琪红旗青年突击队在当月完成了本队首季生产任务后，于3月25日超额1.33%完成了第二季度生产任务，提前3个月跨进了第三季度。

1960年2月1日，大同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批转《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的指示精神，随后全市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热烈开展。李仕琪红旗青年突击队结合大评比、大表扬、树标兵，加强了小组管理，采取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革新和早抓出勤、午抓进度、晚抓总结的办法，使全队青工斗志旺盛，奋勇争先。他们以1958年被团中央授予“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殊荣的青岛木器厂青工徐呈龙为榜样，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学青岛、赶呈龙”的“学、赶、超、帮、创”的竞赛热潮，呈现出一人领先、全队追赶、一事成功、普遍推广的新气象，因而开创了道道工序有改进、台台设备有革新、能工巧匠遍全队的新局面。全队21人提出较大革新项目100个，并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自己设计、自己安装，造出七用机、万能工具台、打眼机、贴板机、成装机等土机器10余台（件），比过去分别提高工效1~30倍，代替了30余道手工操作工序，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促进了生产效率日日提升。全队青工平均每人都比过去提高工效1

倍以上。过去全队做一个二屉桌子需要16小时，经过对手赛、连环赛，只用6小时零5分就完成了。

1960年4月2日至6日，大同市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系统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全市群英会）在西门外职工俱乐部召开，参会代表1292名，还有特邀的人大代表、职工家属代表和各厂矿的党政领导同志，共有1500人。李仕琪作为参会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在5天的会议中，他每天白天参会“取经”，晚上回厂带头大干，苦战了3个晚上，制成1台自动净料机并投入生产。在3天的大会战中，红旗青年突击队每个人都干了4个人的活儿，3天就完成了半个月的生产任务。特别是自动净料机，比手工操作提高效率72倍，又一次展现了红旗青年突击队“领头羊”苦干、实干、巧干的时代风采。

大同市木材厂认真贯彻省、地、市委工业会议和全市群英会精神，为实现1960年大战红五月、5月超4月的奋斗目标，组织了3次生产大会战，生产纪录不断刷新，日产值由1960年以来最高的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